

## 客家圓桌論壇： 四溪區域比較研究與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

主持人：莊英章

**莊英章：**本次圓桌論壇要討論四溪計畫和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我先按發言順序簡單介紹一下六位引言人：第一位是語言學者鄭錦全院士，第二位是清華人文社會學院張維安院長，第三位是施添福教授，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第四位吳學明教授，中央大學客家研究所前所長，現在是中央歷史系教授，第五位是莊雅仲教授，交大人文社會學系主任，第六位是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李弘祺院長。每位引言人大概有五分鐘時間。我個人先針對四溪計畫，或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提出意見。

---

\* 編按：本文為 2008 年 12 月 20 至 21 日，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國際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圓桌論壇錄音整理稿。本屆研討會主題為「客家的形成與變遷」，會議論文共計五十餘篇，從各種不同面向探討客家族群認同與社會經濟發展。會中最後一場圓桌論壇的重點是以四溪區域比較以及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總結本次研討會，論壇與談者包括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歷史學者，一方面對四溪計畫第一年的執行進度提出建言，同時針對客家研究的知識體系建構提出討論。

行政院客委會成立以後，在各大學陸續成立幾個客家學院、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中心，顯現對客家研究的重視。客委會也積極推動補助國內學界，有興趣進行客家研究人士的獎助。這幾年下來，成果相當豐碩，吸引很多學者、研究生加入客家研究陣容，從兩天的研討會會場上可以看到學者、研究生與客家文史工作者的熱情參與。這次會議報名的有九十篇論文，因為議程無法安排，因此經過委員會篩選，最後選出五十篇左右，由此可見客家研究的蓬勃發展。相較於客家研究的發展和學者的熱情，客委會在補助計畫的行政程序上，似乎無法跟上進度。通常各項研究計畫經費偏低，作業程序太過冗長，以致於實際進行研究的時間顯得相當倉促。因此客家研究者雖眾，但深入的研究成果還是比較欠缺。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主導的跨校跨學科之「四溪計畫」，主要的關鍵也就是著眼於深入、長期的田野研究以建構客家知識體系，以及反思漢族中心主義的立場研究客家，透過移民與科際整合開展客家研究的視野。我向客委會提出這項視野和策略，也就是今日四溪計畫的架構，希望利用三年時間，進行跨校、跨學科的主題計畫，運用充裕的時間，廣泛邀請各領域的學者進行客家研究。客委會也認為這個計畫對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有所助益，因此透過客委會申請行政院科技預算，進行為期三年的整合型主題計畫。今年是第一年，未來還有二年時間，我希望每一年都會有相當豐富的成果呈現。

這項計畫選擇桃竹苗地區的第一個考量是研究人員與客家研究機構集中，因為交大、中央、聯合大學的客家學院都在這個地區。更重要的是，這個區域內的中港、頭前、鳳山、

後龍等四流域都有客家、閩南、原住民複雜的歷史互動背景，過去學者在這個區域收集的族譜、古文書、方志資料相當豐富，也有相當多的成果出版。因此無論從研究人和田野地來說，桃竹苗都是不可忽略的客家研究地區。這項計畫共有七、八個研究群，研究群內部，及研究群之間經常就各自研究主題相互討論，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深入客家的研究。這兩天的研討會，四溪計畫成員發表十幾篇文章，幾乎所有計畫成員都與會並參加討論，初步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我們也希望未來能夠邀請更多國外學者合作，朝客家研究國際化努力。

以上是我對四溪計畫一些想法。另外補充一點：四溪計畫是一個跨校、跨學科研究，這次研討會討論的主題中，族群互動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視野，客家認同、各個學科也提出各自的實證研究，希望透過長期的研究，建立客家知識體系。今天的討論中，可以看到多篇族群互動、族群認同的論文，可見四溪計畫已經發揮一定的影響，吸引更多同行對這些主題的關注。受限於會議時間，以致於很多問題無法詳細討論。例如我對童元昭教授發表的論文很有興趣，也讓我思考我在新竹地區看到的客家和南部六堆看到的收養問題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在新竹地區客家和閩南、客家和原住民的互動、收養，或者通婚都很少，而南部六堆卻那麼頻繁，這些都很值得再細談，但時間有限，只好作罷。為了不佔用太多時間，接下來就請各引言人發言。謝謝大家。

**鄭錦全**：我是學語言學的，在四溪計畫裡，第一年我們要做新埔鎮全鎮的語言調查。就像昨天我說的一樣，所調查的是以家戶

為單位，每家說的是什麼話，利用 GIS（地理資訊系統）等科技，包括航空照片，能夠看到每一家屋，所以在每一家屋上面點出語言類別，是說客家話還是閩南話等等。明年會做後龍鎮，後年則選南庄鄉。在新埔鎮，我們要探討客家語言的分布，改變過去在地圖上以一個顏色標出全鄉鎮的語言這個不正確的作法。在進行語言調查的時候，當然對語言互動和傳承之間的關係加以研究。但是，今天我要問的是，我們做了這個語言調查以後，對四溪計畫裡二十幾個其他子計畫，有沒有可用的資料來互相參考？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這部份，尤其是今天的題目講客家知識的建構，知識當然包括語言。我今天要提到聯合大學苗栗學研究中心黃老師的一篇文章，他講的是苗栗縣境內三山國王廟人文性格的研究，我看到一點問題，他說他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三山國王廟在台灣客家信仰裡分佈極廣，這個沒錯。但是他還說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客家人並不多，客家人群聚集的地方並不都信奉三山國王這個守護神。最後一句是對的。前一句說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客家人並不多，這一點我們今天從新埔的情形來提出反證，新埔是很多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所以我跟莊院長說我所要講的題目是「新竹縣新埔鎮廣和宮附近的語言」，廣和宮是一個客家廟宇。在這裡，我簡單的說一下，廣和宮裡有一些歷史文件，說明廟是怎麼建起來的。宮內有三尊三山國王神像，旁邊還有一尊廣澤尊王，廣澤尊王大家知道是泉州閩南人的保護神。我問廟裡執事人員為什麼廟裡也供奉廣澤尊王，他說閩南人來拜廣澤尊王，客家人拜三山國王，這是廟祝跟我們講的。至於來拜的人是不是一定單拜廣澤尊王，或是只拜三山國王，那倒不一

定如此。現在，從標上家戶語言的空照圖上，可以看到一塊紅點密布的地方，那就是三山國王廟廣和宮一帶。圖上紅點代表客家家庭。我們往下看講義，可以看到新埔鎮客家有七千多戶的統計，這裡客家密集。結論是，這個鄉鎮的三山國王廟是在客家人密集居住的地區，並不是客家很少的地方。所以我提出細節來補充前人沒有看到的現象，我們以後就不再一概而論說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客家人並不多。新埔鎮的語言微觀調查結果提供新的觀點。換言之，客家知識的建構，是要從比較細微的地方做起。謝謝各位。

**張維安：**大家好，希望在五分鐘裡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這個族群產業研究群的工作內容，目前可能還沒有真正的結論可以分享。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也就是一個研究團隊，可以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針對四溪的產業經濟做調查。我們這一組是族群產業經濟學群，包括我在內共有五位子計畫主持人。四位具社會學背景，一位是專研經濟史，實際上我們還滿能夠合作的。針對這個大計畫，我雖然不知道其他組的細節怎麼樣進行，不過我們這個學群認為這個計畫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任務，就是針對這個領域的基礎資料，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收集、整理與討論。第一年，實際上還是比較是針對共同基礎的面向。包括所做的問卷調查之問題與提問的內容部份的討論，田野的調查不在第一年開始的時候進行，而是調整到在第一年要結束的時候，我們保留了一段問題形成與醞釀的時間。第二年的時候，因為第一年的進入田野與了解，以及第一年所面對的一些問題，漸漸進入新的議題。就像剛才莊院長提到的，因為這四條溪的特性，就是說特別是一些客家

的特質，通常是通過跟其他族群互動的過程裡面來形塑的。所以我們在進行這個產業經濟研究的過程裡頭，我們也會非常重視客家跟其他族群的關係，包括比較（下游）海邊的閩南，或是比較（上游）山區的原住民，不管是經濟分工還是其他的經濟互動過程，都是我們在規劃討論議題時要注意的。當然做為一個整合型的計畫，我們五個主持人要能夠整合起來，也要有一些共同的架構跟分享的方法。雖然，我也留意到架構的限制，或者是將資料套到架構中的問題，不過我們還是需要分享一個稍微寬鬆的架構，以及一些參考性的想法，藉以收集資料，以及共同思考的基礎。第一、二年會有比較多時間討論、思考的一些大的方向，通過時間或者空間的理論，思考經濟分層、發展及分析的方向。

在此，我想稍微作說明，前述的共同架構有一些受到和法國年鑑學派思想的啟發。比如說，在時間上，我們上溯到1900年以前比較早的時代，一直到1960年以後，以迄今天。分成幾個不同的時間段落，來討論經濟發展的特質。我們會思考這個時間分段需不需要調整？和政治體制，全球經濟發展，地方特色等的關係進一步去看時間、空間在這些產業的分析上意義。時間上我們會做中長期的和短期的討論。在環境上，我們也會把地理環境跟人文環境的概念放進來。特別是我們在討論經濟現象的時候，也不希望只是討論市場經濟現象。我們分析物質層面的經濟，也會談市場經濟，也會談跟全球結合以後的資本主義經濟，這是年鑑學派關於經濟分層的看法。目前的情形，我們這個學群主要是把四溪討論的分期與分析的架構，做一個這樣的一些思考。第一年，我們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特別是研究團隊比較熟的部分，例如

關於國勢調查資料的整理，通過檔案、工場名簿的整理，以及日據時代的一些出版資料的掌握。事實上，過去的調查對這四條溪裡頭已經有很多基礎的資料，我們是在這上面做一些整理。我也運用中央研究院做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利用過去已經做過的大型的資料，做為我們在討論整體思考的一些參考。未來我也很希望得到 GIS 技術的幫助，把 GIS 引進到經濟產業分析裡來，謝謝大家。

**施添福：**圓桌論壇所設定的這個主題，應該是一個人類學式的命題。比較研究做為一種方法論，是人類學最重要，有人甚至認為是唯一的方法論。人類學家研究各地的社會文化，根據我粗淺的了解，基本上是經由比較方法，在田野觀察、紀錄、分析那些可供分析的社會文化基本要素，並且進行理論概括，而建構了人類學的知識體系。

本論壇的主持人莊英章先生，長期以來的人類學研究，除了極為重視社會文化的歷史性以外，更是經由跨文化的比較研究，獲得豐碩的學術成果，而對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做出重要的貢獻。他曾經說過：「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區域性和跨文化比較研究，是一項重要的先決條件。」由此可見，他重視比較研究之一斑。不僅如此，他也經由比較方法，完善了社會結構原理的理論建構。例如他透過〈惠東、鹿港的房頭神與宗族分支〉的比較研究，而得出一項具有重要理論意涵的假說：「房頭神（祖佛）是祖先與地方神明之間的中介象徵，提供了繼嗣原則（血緣原則）與居處原則（地緣原則）之間的轉換機制」，從而整合了臺灣社會結構原理，向來在研究上視為各自獨立的血緣與地緣原則。

又如在「閩南、客家的祖先崇拜」一文和《家族與婚姻》這一書中，分析比較位於竹北市一閩一客等兩個村落的祖先牌位和墳墓祭祀的行為以後，得到的結論是：就是客家比較傾向於團體本位的祖先認同，而閩南村落則較強調個人本位的祖先認同。這一種祖先認同方式的差別，進而使宗族意識比較強烈的客家村落，不必積極尋求地緣性的宗廟地方信仰。相反的，宗族組織鬆散的閩南村落，則特別重視宗教信仰，以村廟接合成一個地緣性的共同體。這些結論充分顯示，代表地緣的村廟和代表血緣的宗祠是兩個可以互相替代的社會過程原理。

立足於這些比較研究的經驗與成果，莊先生展開了建構客家學的論述。簡單的說，他主要是從研究客家的三層意義，即（一）反思華人研究的漢人中心主義，（二）作為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下移民社會的研究個案；（三）落實科際整合等，而找出了建構客家學的三个主要方向，第一、族群互動，即貫時性的探討客家歷史社會的變遷；第二，族群認同，即同時性地分析客家社會的結構；其三、文化實作，即進行跨學科、跨地域的整合研究。如果透過莊先生提出的這三個主要研究方向，能夠逐步建立客家知識體系的話，那麼，在客家知識體系建構的過程中，四溪區域是否是一個有意義的田野觀察和適合進行比較研究的地區？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的根據是四溪流域的多樣性。

眾所周知，四溪流域是臺灣客家第二個主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四溪內部所呈現的人文和自然的多樣性。我指的是：第一、族群的多樣性。在四溪的範圍內，既有原住的平埔族、高山族，又有來自閩粵的客家、福佬。而閩籍



又有漳、泉、汀等移民，粵籍也有嘉應五屬、海陸，以及饒平和大埔等移民，而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形成多樣的互動關係。第二、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四河流域的每一條溪流，自河口到源頭，皆分布大小不一的海岸平原、河谷平原、山間小盆地、河階地、丘陵地和山地等，不僅山海資源兼備，同時自低地到高山，也有相對應的各色各樣的動、植物。第三、拓墾方式的多樣性。進入四溪範圍內的移民，作為墾佃，有的向漢墾佃給墾，有的向番頭家給墾，有的向隆恩戶給墾，有的向隘墾戶給墾等等，也形成錯綜複雜的各種社會關係。第四、利益社會的多樣性。經由族群的多樣性，自然環境的多樣性，以及拓墾方式的多樣性等等，縱橫交互影響下所塑造而成的四溪地域社會，同樣也呈現明顯的多樣性。

據此來看，存在四溪區域內豐富而多樣的田野素材，應該足以讓各學科的學者，不論是從族群互動、族群認同或文化實作的角度切入，並經由比較方法，一方面檢驗完善既有的理論假說，另一方面嘗試探索具有理論意涵的構想，而逐步建立客家的知識體系，應該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最後一點的叮嚀：透過比較研究，追求客家理論或知識體系的建立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忘了人類學另一個方法論，也就是歷史特殊論或文化相對論的提醒。

**吳學明：**莊院長，各位關心客家研究的前輩朋友大家好。客家的研究、客家的文化討論，宗教是一個重要的部份。俗民的生活內涵裡面，宗教其實是佔了一個重要的部份。我們宗教的這一個群組，在整個總計劃的構置下，我們有四個子計畫的研究在進行。一個是羅烈師老師的「媽祖信仰」，今天已經有成

果出來。另外就是林本炫老師的「義民信仰研究」，以及李玉珍老師「桃竹苗齋教佛教化」問題的討論，還有我本人所從事「三官信仰」的研究。我們這個群組，大體上是個別針對個人的領域去投入研究，展開調查。重要的是我們這一個群組，為了要讓四溪地區的寺廟、堂等資料的建構能夠有一個比較基礎的資料存在。所以我們用了一些時間討論、展開了基礎資料的建構。基礎資料的建構包括寺廟的位置、地址，還有剛剛談到的用 GIS 來定位這些寺廟的詳細。當然這部份的工作非常繁複，但已經有一些初步的成果。當然這一年裡面，我們的研究也是一個新的開始而已。所以，倒不敢跟各位報告有多大的成就。但是我們這一研究群的主題，大體上是圍繞在族群地域社會與信仰的一組相關的論述上面。比如說有關媽祖的信仰情形，我們今天從羅老師的報告也可以看出來，四溪地區的媽祖信仰，在地理分布上面，很明顯的沿海的地區比較盛，往內山地區就逐漸的減少，這樣一個地理空間的特色，非常明顯。義民耶爺信仰的部份，則呈現出南北差異。我們可以看到義民信仰，除了枋寮義民祭典十五輪莊之外，還有南桃園地區平鎮褒忠祠的信仰，以及苗栗地區的義民信仰。這一個特色在地理空間可以看出來就是從南桃園、新竹、頭份，一直到三灣、獅潭、大湖，其間的異同大體上跟土地拓墾的歷程，人群關係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我本人討論的三官信仰現象，其實也充滿了地域上面的特色。比如說鳳山溪流域三官大帝的廟宇，與頭前溪流域比較，在漢人族群上都是族群屬性相近，但是鳳山溪流域三官大帝遠多於頭前溪流域。這一個現象與平埔族群、拓墾的歷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李老師的部份，今天也提出了研究成果出

來，我就不再多說。

總而言之，在宗教這一個群組的研究，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存在一個非常清楚的地域特色在裡面。造成這樣一個現象，跟地區拓墾的歷程、族群的關係，以及全台性的文化交流、交融，其實都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本群組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下，我們會再繼續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最後，希望我們這個群組在這四個主題上面，能夠有一些共同的發現。對整個客家的研究、客家的知識體系的建構，能夠提供一些基礎的素材。以上報告，希望各位指教，謝謝。

**莊雅仲：**我參與的四溪計畫研究群，主要以族群認同，或地方為主題。研究是集中在新竹的頭前溪流域，不過不必然限定在這個區域。著重在地組織的研究，宗教現象、觀光、都市化、視覺意象、客家認同和客家運動參與者生命史的研究。這個研究有五至六位的學者，從不同的層面想要去觸及所謂的客家內涵。很多細節我就不在這邊做詳細的報告，不過我自己希望以一個詞來連貫我們這組的核心關懷，這個詞就是所謂的「作客之道」。這個詞大概可以再分成兩個部份，某種程度上，貼切的表達我們這組的成員想要去探究的有關客家研究的意涵，有關客家知識的建構。我把它分成兩部份，一個就是所謂的「作客」，另一個當然就是「之道」。「作客」，我說過我們這組對族群認同的看法，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近幾年來族群研究一些重要想法。「作客」如果用英文來講，叫做 *becoming Hakka*。大家當然都知道族群在這幾年的發展，大概都不再是以一些客觀的認定去當作誰才有可能去宣稱自己是客家人，或是認定客家人來自於一些比較生理的、心理的、

血緣的標誌。族群某種程度上被視為不再是一個 being 的問題，一個本質的問題。而是變成是一個成為的問題，就是族群其實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當然不表示比如族譜上的追溯，或者一些文化特質的追溯，甚至一些生理的差異的追溯。而是說族群必須放在一個政治文化的脈絡，一個政治經濟的狀況底下。這是我們這一組很核心的關懷。不把客家作為是一種既定性的東西，然後從這個既定的東西解剖出來到底什麼是客家。我們把客家視為是一個歷史文化變動性的產物，從一些並不理所當然視為的客家，或是說乍看不那麼客家意象的事情，去掌握或是觸及到底什麼是當代的客家。我想這是我們這一組第一個關懷。

第二個關懷其實是我比較個人的。某種程度上客家知識建構的問題，有時候不只是問「到底是什麼？」的問題。認同被視為是問「你是什麼？」的問題，某種程度當然會牽涉到「到底你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才會比較好？」的道德提問，這就是我所謂的「之道」。我們剛剛講的，認同與族群是一個變動的關聯，這個變動的觀點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發展性的，是一個你要、你想要變成什麼樣子？就像從小孩到變成一個大人，你想要變成一個什麼樣子？我該做什麼。這個「該」的觀念，也是我們這一組很希望能夠去注意的。尤其我想很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都知道，所謂知識的建構，比如說知識的興趣，它不只是一個純知識上的興趣，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規範性的提議。近十幾、二十年客家的一個追尋，比如說林生祥的音樂，比如說在座的徐正光老師的書《徘徊在族群現實之間》，某種程度上在現實跟未來的可能性之間，尋找一種未知的的生活情境，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到底從怎樣的規範

性的概念出發？想要讓客家變成是一個什麼樣文化的元素？想要去說明它將來存在有什麼樣的必要性？它應該可以替社會的不平等、不公平、不正義做怎樣的調整？客家在變為客家的過程中，上述提問是很難避免的。我想這是我們這一組，常常把自己稱為「認同組」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核心關懷。剛剛有說到，認同不只是一個大家都一樣的問題，牽涉到你面對差異，可以有怎樣的選擇？什麼樣的判斷？這個判斷當然是一個價值性的問題。我想這是我們這一組牽涉到的知識建構終極的關懷。謝謝。

**李弘祺：**剛剛莊院長問我說，你要在前面報告還是後面報告？我說：

「後面」。我現在聽到他們報告之後，發現我想講的都被他們講完了。首先我必須要道歉，因為我的專門是中國歷史，對於台灣史、台灣客家的研究完全沒有下過工夫。不過我參加的那一組，他們所牽涉的一些題目，跟我自己過去研究的題材有些相類似，可以關聯在一起的，因此我勉為其難參加。偶爾參加他們的活動，但是沒有針對這個去做研究。

在這裡我僅提出兩點，一個是關於地方史與國家整個歷史的關係。顯然我們在講客家研究的時候，講到不只是地方，而且是族群的歷史。地方史，或是族群地域歷史，在過去幾十年來已經非常發達。最近漸漸也去學著感覺到就是說再這樣繼續研究下去，有沒有一個中國文化或中國文明都變成問題了。所以最近有一些學者想要在地域史的裡頭，來研究看看究竟有哪些東西是真正中國的，跟我們過去以中國為中心來研究的那種中國是不同的。我把這個拋出來，希望我們大家也可以繼續研究，把中國重新定義。第二個就是關於中國

文化它到底是怎麼樣滲透到地方去的？那這一點當然很顯然的是有很多，中國人一向都是講他們是用教化的辦法來滲透到地方去。像我也受到研究教育的影響，所以認為中國就是透過地方教育系統來教化，書院的建立對中國文化能夠滲透到這麼廣大地區的原因做為一個基礎。但事實上中國人到一個地方去開拓，然後把那個地方變成所謂中國的、Chinese，用了很多很多的策略。比如說用分家的方法，或者可以說結婚是一種策略。當然，還有宗教，佛教、道教這些東西在中國經過了中國儒者多多少少的改變，或者多多少少的影響，他們就成為中國文化到地方去的先鋒。當然，中國在邊緣的地區，漢人所組織的家族特別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學者認為這種情形在中國的南方比較明顯，而在中國的北方比較不是那麼明顯。

這許多策略當中，顯然的以書院，或教育政策，或教育制度的推廣可能影響是最大的，因為它是代表所謂高層的文化。中國政府從宋代以後，更大量的使用科舉考試制度，裡頭有各種名額分配的不平均。它不是說每考一百個人就可以收取一個人，它看那個地方重要不重要；重要、政府花力氣的，那考試的人就比較容易考進來。用這種辦法來控制當官的人數，使得他們從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數進到中央來，這種方法就是中國文化來發展到地方去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今天早上我也有機會探討關於明志書院在新竹這個地方的運作，我感覺到台灣的書院在台灣歷史跟中國歷史，也有它不同的地方。就是明志書院它要處理相當多的種族、族群上面的問題，而不像其他中國的書院。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其他中國書院的學者在談論族群的問題。所以它在台灣的

客家研究裡頭，對這個問題我想會有很大的貢獻。以上就這兩點，跟各位請教，謝謝。

**莊英章：**謝謝以上幾位，扼要精采的發言，闡述四溪計畫研究群的重點，而且對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提出寶貴意見。最後我們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劉志偉教授，因為他們長期在珠江三角洲、潮汕地區進行研究，成果也是眾所週知，現在他們又跨出華南，擴展到西南、華北地區的地方社會研究。我們這次本來相當希望藉助他們的團隊研究經驗，組一個 panel 談珠江流域與四溪計畫的比較，因為他們團隊的主要成員實在分身乏術。希望未來他們夠就團隊研究經驗與四溪計畫對話。現在請劉志偉教授，從計畫外的角度，為四溪計畫提出指教。

**劉志偉：**謝謝莊院長，謝謝交通大學邀請我來做一個旁觀者，還給一個機會，以一個旁觀者的身分談一點感想或者是期望。我們一直對四溪計畫都非常的關心，也抱有很大的期望。為什麼我們會抱有很大的期望呢？剛剛莊院長提到，過去三十年來，我們在華南，在福建、廣東地區，從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到歷史人類學研究，都深受戰後臺灣學術的影響，其中對我們影響最直接、最大的，是當年的「濁大計畫」。我們在華南研究中很多問題的出發點，形成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很多都同濁大計畫提供的經驗有關。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有這個類似的跨學科的主題研究計畫，雖然我還不清楚規模是不是可以說比濁大計畫更大，但我相信是一個有著同樣的學術抱負的計畫。而且，根據我的瞭解，這個計畫

整合了更多的學科，所以我們就會寄予更高的期望。

當然，我們也瞭解到，這個四溪計畫的開展，跟當下在臺灣展開的新客家運動是有很直接的關係，這一方面可能會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提出一些值得引起我們小心謹慎的問題。但同時我們也清楚，在有這樣一個背景，也可以使得這個計畫可能達到的目標跟效果會更加宏大，對學術的發展可能產生更大的影響。所謂可能值得我們謹慎的問題，是我們的研究與我們研究物件之間的關係。人類學者一直都有一個難題，就是他們常要提醒自己：我所做的研究不應該改變我的研究物件的文化或生活方式；但事實上，人類學者在過去這一百多年，通過自己的研究改變了人類社會，改變了他們研究的社群的生活。這個困境對我們這些歷史學者來說，本來是不存在的，因為歷史學者從來都是以創造歷史為使命的，歷史學者在研究的同時也在享受親歷歷史。但歷史學者創造歷史的時候，總是要保佑一種要研究“客觀的”歷史的信念，雖然我們很清楚研究歷史的同時何不就是在創造歷史，但歷史學者一方面提醒自己做學術研究不應該附庸時勢。另一方面也明白歷史不可抗拒。

在這個四溪計畫裏面，其中一項涉及客家知識體系建構的問題。這很自然讓我想起了我們中山大學過去的一位前輩，就是羅香林先生。到現在為止的大家熟悉的客家知識體系，主要是在羅香林先生建立的基礎上建構的。羅香林先生當年其實也同樣面對著同樣的問題，他建構的客家知識體系，在某種意義上說，實質上也就是參與客家族群的建構。不過，他在這個客家知識體系建構的過程中，也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很多領域，對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做出很大的貢



獻。羅香林先生當時建構這個體系的時候，他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科和學術發展的背景。當時學術界理解歷史與文化的一些主要範疇，例如移民、文化傳播、人種學、文明進步等等，都影響了羅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從這個經驗，或從這個歷史，我們可以想像，今天開展的四溪計畫，要面對的其實是一個更加複雜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的發展的背景。我們也要面對的，是人文社會科學更加龐雜的課題，比如說族群問題、文化認同問題、現代化問題、性別問題等等。所以，我們可以期待四溪計畫可能會對羅香林先生建立的客家知識體系產生一些突破。在這一點上，我很羨慕臺灣的學者或是學術界，甚至可以說有一點妒忌，因為在大陸，客家運動也在發展，但是整個學術和認知背景仍然是羅香林時代的背景，但四溪計畫則可以在一個當代的更為廣大的學術背景下展開，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嘗試，我相信這個計畫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一定能夠有所貢獻，能夠發展出一些令我們這些非臺灣的學者也可以受益的理論和方法方面的經驗。謝謝！

**莊英章：**現在開始開放給與會者發言，因為時間關係，發言請簡單扼要。徐正光教授對四溪計畫一直相當支持，能不能請徐教授先提出意見。

**徐正光：**我就提兩點簡單的意見，第一點針對研討會的未來，當然我們現在有很多學者，或不同族群背景的來參與研討會，也很多跨族群的學者來參加集體計劃。但是未來舉辦研討會的

時候，我們希望有聽到其他族群用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客家的社會與文化。比如說在四溪計畫裡面，我們發現到從歷史到現在，客家人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客家人跟福佬人之間的關係，都有非常複雜的互動關係。未來研討可就相關的議題，邀請原住民的學者，或是福佬的學者也來參加研討會，特別是批判性的論文或者是評論。第二點，我覺得鄭錦全教授的研究，可以說是非常的深入。過去我們講人類學家用參與觀察的方式來做研究的時候，現在鄭教授對語言學的研究，也是用這樣一種非常深入的研究方式。我們希望在從事其他研究，也希望有語言學家合作研究，比如說像文化創意產業在發展的時候，地方的語言產生哪些變化、聚落方面又產生哪些變化、或是信仰也一直在發生變化，那是一種歷史流動的過程。那我特別要建議鄭錦全教授的就是這麼深入的研究，未來是不是在你的計劃裡面，能不能邀請兩個或三個是其他的專長的研究生，來看看在你研究深入的地方，如果從別的觀點來看，它會是怎麼樣？像剛剛鄭教授講到的，三山國王的這樣一種現象，在新豐地區跟整個台灣看到的現象，可能不是很一樣。鄭教授認為，新埔地區是因為客家人非常的集中，所以有三山國王的形成，但是其他地方不見得是如此。這是一種觀點上的比較，以上簡單的建議，謝謝。

**莊英章：**謝謝徐教授。不知道還有誰願意發表意見？

**林明璋院士：**我本人是唸化學的，對文化、社會科學比較沒有經驗。我想請問中山大學的劉教授，在文化社會方面的研究，你們

的論文發表是不是可以像科學方面，沒有經過漂白去發表。我記得我在美國看 *Discovery*，看有關新疆的木乃伊的發現，結果你們的政府消息封鎖了好久再發表。我不曉得在社會科學方面，是不是有這種現象？是不是政府會限制你們要審查一下再發表，有沒有這個現象？

**劉志偉：**因為時間關係，我就簡單回答。我們在廣東，還沒有遇到這類問題，我相信我們研究的問題不會讓政府不舒服。但是，我們也很怕會給政府有麻煩，所以我們用了很多辦法。一個是我們有些論文其實是在大陸境外發表，還有就是我所在的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我們與香港科技大學合辦歷史人類學學刊。學刊是在香港出版，也沒有中國大陸的期刊刊號。這本期刊有一些可能會有麻煩的，比如說我們講過一些穆斯林的問題。但是因為這個刊物不是中國大陸的期刊，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放心這個問題。我們也還有涉及越南邊境問題、緬甸邊境問題之討論。

**與會者：**主持人，大家好，我想請問一下，四溪計畫涵蓋的問題這麼廣，有沒有涉及文學方面的議題。有文學方面的嗎？客家研究大概在講客家的哪個方向？

**羅烈師：**剛剛提到的問題，第一點跟第二點都是跟文學相關的，就是說文學的研究在四溪計畫裡面，扮演了什麼角色？另外就是文學的研究在今年的發表會裡面佔了多少篇幅？首先是所謂的研究要構成相當的研究群才能成行，您的建議非常好。

我們其實之前有一位同仁提出文學方面研究，但是因為還不至於成為一個研究群，所以後來那個計劃暫停。四溪計畫估計是一個長期的研究，我想後續會對我們大家所期望的，它的全面會更為廣。至於今年的論文，我想我們是有一場完整的在談文學與戲劇，回頭可以再翻一下。至於說我們這樣一個論壇或學術研究對於客家的大方向、對於客家的未來有各種角色。我想我自己在學院工作，也長期參與社區的工作，我自己的體會是這個樣子。我們這裡建立了一個平台，大家在這裡發表意見。所以你就多發表意見，刺激我們這些不用客語發表學術的人。你就維持你刺激的角色，反正大家聽到了。也刺激我們客委會能夠大家一起努力，建立好更好的翻譯機制，然後我們可以放心的說客家話。至於說我們學術研究者本身，就我的理解，我們其實也是滿卑微的。至於說我們的論文最終發揮了多少影響，那是看社會怎麼看我們的文章，跟我們怎麼樣討論的結果。希望大家共同參與我們的討論，以後也影響我們的看法，然後真的變成行動，謝謝。

**莊英章：**感謝大家的發言，時間已經超過三十多分鐘，我們就在此結束圓桌論壇。感謝各位的參與和工作人員的辛勞。最後的閉幕式，請客委會的劉副主委為我們進行閉幕發言。

**劉東隆副主委：**莊院長、張院長，各位學界前輩、客家鄉親們大家晚安。感謝各位，我不曉得到第二天快結束的時候，還有這麼熱烈的發言。原訂的時間，是下午六點，現在早已超過，但仍有上百人在這裡討論，可以顯見初大家對客家學術領域

的關心，在此謹代表行政院客委會表示感謝。剛才羅烈師羅教授講學術界很卑微是錯的，應該說是很崇高的。在行政院客委會立場來說，只要是學術性的討論，我們都是以非常崇敬的態度邀請學者專家來指導。行政院客委會長久以來努力的方向，都是以語言的推廣和文化的保存為施政目標。學術方面，就是仰賴各位在座的教授、學者們。尤其感謝莊院長、張院長，以及在座各位一直從旁協助，我們將許多學術論文做有系統的整理、介紹、研究，同時公諸於世。如同這次五十多篇的論文，都是經典之作。客委會每年都編列可觀的經費，在做各項典藏，包括音樂、文學、影音等各方種典藏。我認為行政院客委會，是全世界華人世界當中第一個用公部門的力量，成立為客家人服務的平台。因此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不只是為台灣的客家人，也是為海峽兩岸的客家人，甚至為全世界的客家人，架構交流與服務的平臺。而客家人浪跡五湖四海，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客家人的足跡，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常說中國歷朝歷代，只要有客家人參與的朝代，絕對是非常精采的，反之就汎汎無奇，這一點我覺得是我們客家人自傲的地方。這一次的學術研討會非常成功，謹代表行政院客委會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謝。

**莊英章：**最後我特別要謝謝客委會，因為這一次研討會的經費都由客委會來支持。我們很希望客委會能夠繼續支持這樣有意義的學術活動，謝謝。